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涂 慧 琴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 20 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 华兹华斯; 人地观; 和谐共生; 根源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1-0021-06

自人类起源以来,人类活动总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丰富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更深入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人地关系。人地关系的客观存在,促进了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中国古代就有以"天命论"为基础的不可知论,也有"人定胜天"和"天定胜人"为代表的朴素的人地关系思想,西方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人地关系不仅是地理学探讨的主题,也是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出发点。"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体现了一种天地之物为人类生存基础的世界观,人类的来源、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命运都无法离开自然环境即'天地之物','天''地''人'三者之间,'人'在中间,并且'人'也只能在中间,不可能超越'天''地'而存在一天半日。"[1]因此,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看,人地观是指人对天地之物即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观念。人地观可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确的人地观,一种是错误的人地观。前者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物质生产,甚至是人的情感和性格的形成产生的影响作用,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也会改变自然环境,故而主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后者则过分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决定作用,或者认为人类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可以无视自然的规律,肆意践踏自然环境,无节制地开发、操纵和利用自然。处在 18 世纪末及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其一生创作了大量关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诗歌,其诗作既再现了英伦自然地理风貌,也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环境中的人类生活的思考。在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 20 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他的人地观的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一 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

华兹华斯认为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的充满活力的敏锐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

[收稿日期] 2018-08-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资助(编号:16ZDA2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地理书写研究"资助(编号:17BWW06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地理空间建构研究"资助(编号:17G108)
[作者简介] 涂慧琴(1978-),女,湖北浠水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性,而且有着更宽广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生命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乐于探寻宇宙现象中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并且习惯于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2]103-104 "宇宙现象"是天体现象,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华兹华斯认为诗人"乐于(delighting to)"探寻自然中与自己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如果诗人没有找到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就会主动去创造。他在自然与诗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以"快乐"为纽带的秩序:自然——快乐——诗人。当然,这种以"快乐"为纽带的秩序也可以延伸至一般人身上:自然——快乐——一般人,只不过一般人不像诗人那样以更大的热情和更积极的态度维持这种秩序。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然予人的"快乐"是平等的、等量的,它能指引人们认识人性并激发人性中的美德。

《序曲》第 8 卷中,自然以安恬静谧的姿态给予人们慈爱,让人们,无论男女还是老少,无论当地乡亲还是外乡人,都感受到其中的快乐。据本卷注释,每年 9 月初,华兹华斯居住的格拉斯米尔村都会举行一次乡间集市:"他们举办的/是个乡村集市,是一次欢聚;/每当雾气散去,乌云也从这片/舒适的栖息地飘向东方或西面的/海洋,不再笼罩海尔富林的/额头,他就会在宁静中见到这欢乐的/人群,年年如此,今秋在他这边的/坡下,明年在他另一侧的谷中。"[3]214 幽谷里的居民都热望这个喜庆的日子,连老人和孩子也在幽谷宽阔的胸怀里把欢乐欣愉传递:"集上充溢着欢快与欣愉,老人/传给孩子,孩子们也感染着老人,/似乎每个人都来分享这喜悦的/气氛。这幽谷有着宽阔的胸怀,/四周的景物宏大而壮观,拥抱着/这里的乡亲。"[3]216 孩子们具有的欢乐的感染力是其天性的外溢,这也印证了华兹华斯的论断"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华兹华斯认为儿童比成年人更接近大自然,儿童的天性带有大自然的野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人在成年后因卷入尘俗渐失去灵性,但在经历了人生艰难旅程后再去寻找纯真的自然之情时,会获得更多更深刻的感受,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他回忆在他幼稚的年华里,大自然的地位仅次于他那时的玩耍和在玩耍中获得的乐趣,在他玩兴减弱甚至消失后,"我开始因其本身的缘故而爱上/大自然,视其为欢乐之源,而在此/期间,至少持续二十二个寒暑,/直到欲别生命的青春,人类/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低于她的/存在,低于她那有形的仪态与无形的/力量。"[3]228-229 大自然给予人类欢乐和无形的力量,用爱滋养原本渺小的人类,使他们显得特别伟大。从海尔富林山上看,移动在如茵的草地上的乡亲看起来很渺小,但大自然用爱服侍他们,使他们显得很伟大:"安恬的/山岩上闪耀的晨曦向他们投来/慈爱;山岩本身也充满爱,从高处/俯首关怀;还有静憩的白云、/隐蔽处那些叨唠不休的山溪,/以及海尔富林,他如老人一般/体察着这喧闹声唤醒安宁的乡邻。"[3]216

大自然赋予人们快乐和慈爱的同时,指引人们追寻人性的美德。人性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也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特性或行为,而是人在理性基础上为追求美德而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的善的结果。"其所富有的是大自然/原始的馈赠,更能怡悦每一个/感官,因为太阳、天宇、四季/或风雨雷电虽变幻不息,却发现/这里有忠诚的劳动者与它们相伴"[3]218"其"是指养育华兹华斯成长的乐园格拉斯米尔,"忠诚的劳动者"是格拉斯米尔的谷地居民,他们是自由的人们,"为自己劳作,自由地/选择时间、地点、目标;以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安逸、天然的事务/与牵挂为向导,在欣悦中达到个人/或社会的目的,而且,虽未刻意追求,/甚至无此意识,却总有一队美德/随之而生:朴实、美、必然的仁厚。"[3]218 格拉斯米尔谷地居民受大自然的馈赠和恩宠,自由劳作,不刻意追求个人或社会的目的,追随着人性中的美德,保持着纯朴的本性。

华兹华斯认为"自然能将诗人引到这一超自然的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对终极真理、道德感化和崇高理想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是一条通向理想人性的道路"[4]。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是在英国湖区度过的,在自然的引领下,他不懈地探索和追寻人性的真善美。他自小生活在湖区,湖区就是他成长的乐园,湖区的原野及其怀抱的人们的生活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灵,使他学会热爱亲善他人:"当我/最初扩展了对亲戚、朋友、伙伴的/情感,开始加入到对人之为人的/绝对原我的爱,广及的仁心/即明显产生,如泉水一般涌出;/我尤其倾心于那些由至高无上的/大自然亲自分派并且美饰的/行当与劳作,于是,羊倌们最先/成为我喜欢的人。"[3]219 少年时,他见到的牧人形象是大自然圣洁和尊严的化身。成年后,他意识到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商业化气息浓厚,物欲横流,充满了犯罪和堕落。他视伦敦为"皇城",那里有"阴郁的城墙",而家乡的田园生活总能召回他的内心,使他保持一颗热爱和崇拜人性的心灵,感受到欢乐、美德与荣誉、力量和价值:"我向你们致敬,我家乡的/雄观大象! 你们,荒沼、山峦、/岬角;你们,空旷的山谷与引来/大西洋之声的幽深的峡道。——你们/更能抓住人的内

心!"[3]223 他深感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生命的早年他借助自然的秀美和伟大,与周围善良的人们进行灵魂的交流,"当时,/我不光/在周围见识到较好的生活状况,/似胜过大多数有幸者所能享有的/入居环境,而且我最初观察人类时,/是借助于那些宏大而秀美的景物,在它们的帮助下与人类进行精神的/交流。"[3]227 因此,他在早年就开始追求真理,抵制住了狭隘卑劣、自私自利、粗劣的举止和庸俗的追求。

华兹华斯所描写的格拉斯米尔牧羊人往往具有自然环境所造就的乡村美德:勤劳、勇敢、坚忍、淳朴、善良、恪守职责等。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和 18 世纪末"圈地运动"的不断发展,英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化气息侵入了农村,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华兹华斯笔下牧羊人的生活褪去了黄金时代"充盈着艺术和法律的气质"的景象,远离了阿卡迪亚牧羊人传递着幸福和满足的生活,也失去了莎士比亚和斯宾塞笔下牧羊人的浪漫生活——享受阳光的恩赐,采摘果子,编织花环,歌唱着美好的爱情。牧羊女依旧唱歌,但其奚落的歌谣是唱给睡懒觉的人们听的;老人们曾讲过五月柱旁的欢舞和挂在门柱上的花环,但这些已成为了往事;牧羊人仍然追求爱情,却没有花朵的装扮,轻盈的仪典已被岁月除掉。牧人的住所不过是一间轮子上的小屋,"春时住在/这边,夏令又移向他方,日出时/可听见他那清澄的竖箫吹起/情歌的曲调,或轻快的横笛声回荡/在远方。"[3]214 牧人虽居住简陋,却仍不忘用箫笛吹向空旷的原野和晨曦,享受身处大自然中的欢愉。他们不像斯宾塞笔下的牧羊人那般慵懒和逍遥,肆意挥霍大自然的恩宠,而是在自然的引导下保持勤劳的本性:"他俩经常从严厉的/时间老人那里多窃得一点/小利,无故多歇片刻,或是为了/他俩之间的情感交流,但他很快/会一跃而起,走入大自然刺绣在/荒坡上的杰作,一片卑微的百里香,/以更强的脚步踏出更鲜甜的芬芳。"[3]224

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了牧羊人的性格和情感等,还决定了他们的放牧生活。英国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盛行西风控制,虽然气候温和,但天气多变,一日之内,时晴时雨,且英国湖区的冬季气温较低,平均气温为 4℃。这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牧羊人的放牧生活:"那里,牧人在冬季要随时/准备迎接暴风雪,预警时将羊群/赶入避风的山坳,然后沿着/坎坷的山路,从家里负重而来,/在冻实的雪地上撒下它们日常的/饲料。当春天醒来,草地上到处是/活蹦乱跳的羔羊,当羊群随着/渐暖的天气越攀越高,他必须/紧跟在它们身旁,这是他的/职责,无论这群漫游者选择/何种险道。因此他要在拂晓时/离家,而当太阳开始将如火的/光焰照射在他的身上,他会/即刻在光洁的石块上躺下,与爱犬/共进早餐。"[3]223-224 牧羊人在暴风雪来临时,要将羊群赶往避风的山坳,春天来时,要紧随羊群四方漫游,即使太阳如火,也能即刻躺在石块上休息,与牧犬共进早餐。

二　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非常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对人来说,"当且只有当生命本身对他来说是神圣的时候,即,当且只有当动植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同样是神圣的时候,人才是伦理的人。同时,当且只有当人们把救援行动扩大到一切急需救助的生命时,人才是伦理的人。只有涵括了不断扩展的对所有生命的责任感的普遍伦理,才能深入人心。"[5] 华兹华斯是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诗人,他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命,而且关注人类以外无比丰富的生命现象。从他的诗行中,我们既可看出他对人性"善"的执着追求、对至真人性自由的辩护、对老人和贫穷人们自然生活方式的尊重,也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界中一切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的敬畏。华兹华斯在上帝——自然——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人地关系,赋予自然神性。人与上帝沟通交流必须借助自然这根纽带,人对上帝怀有敬畏之情,同样的,人对自然也必须怀有敬畏之情,包括自然界所有具有生命的动植物。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山水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物质对象,而是基于诗人个人体验的产物,是充满灵性和神性的,能激发人的心智。华兹华斯曾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巨大的激情参加法国大革命,在幻想破灭后,他移居英国湖区,沉浸在自然山水之中。湖区的一景一物总能触动他的心灵,使他感受到生命的真谛,并从中获取新生的力量,慢慢地从人世创伤中恢复过来。诗人称其真切地感觉到他曾接受的恩赐来自大自然,来自乡村的静谧,他内心体会到的美感使他对自然怀着厚重的虔诚和敬意:"大自然!在那巨城的人与物的漩涡中,/我怀着厚重的虔诚,真切地感觉到了/我曾接受的惠赐,来自你,来自于/那些由乡间的静谧所统辖的妙境,/它们首次将美感注入我的心中;/都是些优美的境地,远胜过那个/万树名园——热河的无与伦比的山庄。"[3]217 当他坐在炉边,通过敞开的房门看农舍前面的灌木丛时,晶

莹闪烁的灌木丛使他的想象力活跃不息,从富有生命力、慷慨惠赐他精神财富的自然中反观人类的情感,“不过,虽陷入/纷繁飞涌的奇念,却有实在的/景物稳住心灵,因为这一片宏阔/而可爱的土地曾慷慨惠赐,让我的/眼睛拥有如此明实的财富:每个/虚无缥渺的幻念都环绕着一个/坚实的中心,它既能激生幻觉,/又控制它的飞升。”[3]232-233 灌木丛本是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的事物,但诗人借助外物赋予它生命的活力,灌木丛射出“晶莹的光芒”和“闪烁不息的光辉”。“光”是具有精神寄托的,是心灵的隐喻,也是一种神谕,是智慧的启迪。灌木丛充满了神性的光辉,在上帝的神光映射下拥有神圣性。它发出的光芒和光辉能稳住诗人的心灵,激发诗人丰富的想象力。

华兹华斯尊重和敬畏自然界中任何有生命的事物,认为自然的秀美和崇高共同孕育了他的成长。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强烈感受到世界万物具有“生命共同体”的属性,感受到自然万物被赋予了上帝的精神并以这种“存在精神”与他交流,他进而更深刻感受到自然万物具有生命。华兹华斯是在泛神论基础上来理解上帝的,在他看来,上帝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理念,不是那种冷漠的、彼岸世界的上帝,而是实在存在物或创造物背后的力量。人与自然都是上帝的创造之物,大自然是上帝精神依附的外衣,自然界中的万物无不附有上帝的灵性,因此,人对上帝的敬畏表现其对自然界万物的生命的敬畏。他认为大自然拥有“有形的仪态”(awful forms)和“无形的力量”(viewless agencies),激发起他的热恋,并常常让他欣喜若狂。“更别说低等的动物,/走兽与飞禽,它们远未将我灵魂的/音阶调至那种程度的温馨的爱恋/(尽管我一直留心于它们),远未能/引起我如此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的/关怀,而如今我可说,如此关怀/也位列生命初始时最先获得的天赐。/但美的辉光照耀它们,壮景/拥抱它们,终未成徒劳的提携。”[3]229 诗人并非一开始就十分热爱自然界中的低等动物,如飞禽走兽,但随着年岁渐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界万物生命的光辉和力量,上苍赐予它们美的辉光,使它们拥有美景,也使他对它们产生了细致入微的关爱情怀。

华兹华斯对自然界万物具有光辉和力量的生命还怀有崇高的感情。“当我触按到普通的生命的脉动,/当事物各自独立的体系都像/星星那样,竭尽可见的光度,/相互映照,或半隐半现于其他星星的/光焰中,形成生命与辉光的星河,/我胸中就爆发出这种感情的共鸣。”[3]235“感情的共鸣”指的是诗人内心激发出的情感和其诗歌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即他对自然中具有生命的事物怀有崇高的感情。诗人认为自然界中的事物,即使再普通,也能像星星那样竭尽全力发光,形成生命,它们的这种生命力量激发了诗人的崇高感情。“这一切的中央屹立着人类,无论/审视其肉体或灵魂,都是所有有形/生命的帝王,虽生自泥土,是蠕虫的/近亲;无论其知觉与辨别力,/都首屈一指,是实在的本体,通过/上天的力与爱的作用,最能够/达到极致的欣悦,因为他比一切/已知物都更富有神格,又凭理性/与意志,承认依赖最高的神圣。”[3]235 他认为人与自然皆为上帝之作,人和蠕虫是近亲,均来自泥土,他们的生命是平等的,只不过人比其它有生命的事物更具知觉和辨别力,拥有理性和意志。华兹华斯理性地阐释了自然界万物的生命的力量和特征。他深刻地认识到上帝、人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和差别,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具有神圣色彩的人地关系,并透过这种关系看到生命的本质,从而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成为理性的人。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地观的根源

华兹华斯在诗歌里表达的“自然予人快乐和对人性指引”和“人对自然的敬畏”,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出现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和风俗等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华兹华斯的人地观虽则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但并非是对其全盘接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有创新,为“人地和谐论”和“人地或然论”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人地观的形成离不开诗人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现象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华兹华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是对诗人那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击。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致使城市滋生了种种痼疾。即使是剑桥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到处充斥着虚荣和炫耀,学生们在邀请、晚餐、美酒和鲜果中虚度时光,出门时衣着光鲜装扮得像绅士一样,手中都是钞票,出手慷慨大方。华兹华斯对这样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环境深感厌恶,于是选择远离城市,回归自然。他是继弥尔顿之后对大自然做崭新描绘的伟大诗人,但他并不局限于“自我”,不仅仅关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将视野转向整个人类社会,关注人性、关注普遍人类与自然

的关系。华兹华斯关爱自然中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维护自然平衡,提升了人之灵性情操。他并未纯粹地沉溺于英伦的自然美景中,而是在不停地思考他“所从属并且敬爱的人性”,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穿越弥漫的精神。即使在城中,他坚持同“宏大与力量交流”,就像同培养他儿时情感的荒野那样交流,“光秃的山峦与峡谷,及其所富有的/洞穴、岩石、可闻而未见的幽坳、/帅气的湖泊、飞瀑与回声,还有/弹拨着游风、奏出音乐的笋石。”[3]241 显然,华兹华斯所指的荒野并不让人感到恐惧或拒人进入,相反,“山峦”“峡谷”“洞穴”“岩石”“悠坳”“湖泊”“飞瀑”和“笋石”等给人欢快、愉悦的感觉,令人“敬畏”。自然之美是人类道德素养的源泉,华兹华斯自小深受自然的影响,即使后来在城中,他仍能坚守人性情操,并对人性产生了更高级的认识。他虽见闻了人间的各种苦难:邪恶、罪孽、“灵魂与肉体的堕落”,却从未放弃人类完善过程的信念,并相信一切本质上圣洁的事物都依然纯净,会在阴沉的悲雾衬托下,显得更加明亮。

华兹华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地观根源于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不仅加剧了英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而且滋生了人类唯利是图的土壤。在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下,人性被利益所异化,道德被贪婪所玷污,自由被功利所驱逐。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以及新兴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遭到破坏,人越来越偏离淳朴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偏离自然平衡态。华兹华斯理性地思考和探索人类理想的栖息境界,笃信并坚守希伯莱文化中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栖息,“希伯来圣经中富含生态保护思想。犹太人的理想国度建立在一片生机盎然的肥田沃土之上,不仅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动植物也友善为邻。”[6] 华兹华斯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的价值,并于 1810 年撰写了“绿色研究”的典范之作《湖区指南》,反对铁路修进英国湖区,旨在保护湖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他曾经“别去孤寂的山峦”,“面对纷拥而来的邪恶与愚蠢”,每日见到“各类可嘲可笑可鄙视的东西,/各种异样的举止与品行,以及/四下里嘈杂琐碎的欲望与追求”[3]235-236,深感懒散的校园生活的重压。但他从未放弃曾被自然引向的真理和信念,“凭着积极而端正的行为/和领悟力,我将学会热爱生命的/意义,以及我所识所知的一切”[3]237。他从英国湖区走向城市,又从城市回归湖区,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的神圣交流,洗涤异化的心灵,他通过亲身实践来印证大自然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家园。

华兹华斯笃信人类本质纯净,能通过不断完善自我成为理性的人,他还深信人类同一性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栖息地的重要保障。他认为,在民众中,人类的同一性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无论在善者或恶人的/心中,同一种精神压倒愚昧/与邪念,同一种鉴别力做出道德的/判断,就如一样的目光看见太阳的/光焰。无论是何方的惠赐,灵魂/一旦醒悟到一个高尚的理念,能让她/与众人结交或神交,她就会尽饮/至纯的幸福,与上帝共憩同安。”[3]243 这里,诗人认为人类同一性使人们具有共同的背向、共享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道德鉴别力,如果人类能意识到与上帝共憩同安,将是最幸福、最理想的栖居状态。因为在华兹华斯看来,上帝的灵魂并不安居在天国,而在大自然中,大自然是上帝的外衣,是上帝的栖息之所,所以人类与上帝共同栖息,实则是人类与自然共同栖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华兹华斯对人类理想栖息的诗意表达,是其人地观的核心所在。然而,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唤醒人类的同一意识。

华兹华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地观也根源于他对自然现象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在谈到关乎诗歌的题材时,华兹华斯强调“我通常都是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来自内心的各种强烈情感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土壤,能够臻于完熟,少受一些约束,说出一种更质朴有力的语言;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情感可以在一种更纯朴的状态中共存,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恒的形式融为一体的。”[2]97 他认为田园生活是诗人情感的最好表达方式,也是人的热情与自然的融为一体的理想途径。他以诗人的责任感和敏感性去感受和思考诗人的道德与自然现象的关系,“这些热情、思想和感觉到底与什么相联系呢? 毫无疑问,它们与我们伦理上的情操、心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相联系;它们与原子运行、宇宙的想象相联系;它们与风暴、阳光、四季的轮换、冷热、丧亡亲友、伤害和愤懑、感德和希望、恐惧和悲痛相联系。”[2]108 不难看出,华兹华斯认为诗人要表达的热情和思想不仅关系诗人个人的热情和思想,而且关系整个人类对自然的热情和情感。因此,他通过自身的实践,与自然沟通交流,并以诗歌的形式唤醒人类的同一意识,呼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了其具有前瞻性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的智慧。

四 小 结

华兹华斯视自然为其人性的指引者,指引他从人世的善恶福祸中辨识人性、追求真理。他敬畏自然,珍视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通过与自然界万物沟通交流,不断完善自我,从而成为一位在宗教社会里具有“神圣”空间意识的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人地观的核心所在。早在两百多年前,华兹华斯借助诗歌表达其超越时代的人地观,旨在借个人在自然中的成长经历,以诗歌的形式唤醒人类的共同意识,呼吁人类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诗意栖息。他在自然中的成长经历和具有的人地观对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仍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如若今人保护环境,不肆意破坏、污染环境,人与自然必能实现共憩同安、和谐共生的诗意栖息。

[参考文献]

[1] 邹建军. 江山之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4.

[2] WORDSWORTH WILLIAM.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2[M]//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英]威廉·华兹华斯.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M]. 丁宏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 鲁春芳. 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46.

[5] SCHWEITZER A.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M]. A. B. Lemke, Tran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Publishers, 1990:126.

[6] 梁 工. 当代文学理论与圣经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60.

Wordsworth'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Origin

TU Hui-q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ordsworth'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s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light of nature endowing man with happiness and guidance to human nature and man showing his reverence for life to nature, that is, the impa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on man's feelings, character, morality, life, work and so on, and man's reverence for and conforming to natural environment, Wordsworth expresses hi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namely,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s view is influenced by Montesquieu's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Possibilism and Harmon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It originates from then social environment, the idea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Hebrew culture and the poet'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Wordsworth;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rigin